

刘子华◎著

现代出版社



王微初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立时见家政政事，
执政为民，造福人民，廉洁奉公，然而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压力，有太多的无助和无奈，这种无助和无奈，使他无法前进，只能后退，这使他感到痛苦。



刘子华◎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城 / 刘子华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188-842-6

I. 危…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957 号

责任编辑: 姜秀云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960 × 640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842-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刘子华，湖南华容人。曾任民办教师、招聘干部、乡党委委员、县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委机关报社长、总编。现供职岳阳市委宣传部。已出版《热土壮歌》、《叩别长江》、《一任乡官》等著作。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危城

责任编辑：姜秀云

封面设计：



大德设计工作室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气势恢宏，真实反映县级领导干部生存状态的小说。

王一波初任东洞县委书记时，立下了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从政誓言。然而，乡党委书记贿选副县长；县纪委办案账本离奇被盗，无功而返；县长包养情人、权色交易；公路收费站林立阻碍经济发展；公安草菅人命、法院院长愤然辞职；平垸行洪工程违纪违规，副县长被判刑；移民游行冲击龙舟赛，影响恶劣；百年一遇的洪水居高不下，千年古城岌岌可危。一幕幕活剧交替上演，他彷徨、焦虑、无奈。

小说跳出了官场小说中把主要笔墨集中在人物矛盾冲突上的窠臼，在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环境和政治生存环境这些更深层次的领域作了展示和探究，全景式地反映了县级领导干部生存状态。

小说立意高远，矛盾冲突激烈，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引人入胜，确实发人深省。作者历时三年，五易其稿，精心打造，堪称近年来描写县级领导干部生存状态的现实主义力作。

作者简介

刘子华，湖南华容人。曾任民办教师、招聘干部、乡党委委员、县委秘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委机关报社长、总编。现供职岳阳市委宣传部。已出版《热土壮歌》、《叩别长江》、《一任乡官》等著作4本。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风刮得猛，像有很多人在外面使劲地推挤要进来。尖厉的风哨声一阵紧接一阵，窗玻璃忍不住“嘎、嘎”的叫唤。

王一波走马上任东洞县县委书记才一个多月，就遇到了平生最棘手的一件事。

这次县政府换届选举本是半年前就精心布置了的，市委及有关部门批准确定五个副县长候选人。不曾料到的是，县人大主任孔立业却向他报告说，今天下午，另由县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有七个，加上原定的候选人共有十二个。孔立业说，他参加过大大小小的选举几十次，但像今天的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县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都是合法的，这些候选人都有资格参加选举，这样一来，十二个候选人竞争五个副县长的位置，恐怕选票难以集中。

王一波又接上一支烟，在房里踱来踱去。这是十一月末的天气，白天开会时，还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劲吹的北风像顽童的小手掀开夹衣灌人一身寒气，使人感到寒冬即将来临。平常总是夹克衫不离身的王一波这两天也特别注意仪表。浅灰色的西服里套着件雪白的衬衫，头发乌黑整齐，国字脸上，高耸的鼻子凸显出英俊和刚毅，加上一米七八的魁梧身材，挺拔阳刚。

王一波心情越来越焦躁，乌黑发亮的皮鞋踩在猩红色地毯上悄无声息。

眼前是一片浩瀚灯海，仿佛天上的银河不经意间降临人间。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楼宇将这五颜六色的灯海装扮得层次分明，动感十足。王一波产生了一种幻觉，寒风吹起的唿哨仿佛变成了大海的涛声。自己好像是站在一艘大海中航行的豪华游轮的甲板上，脚下波涛汹涌，摇晃不定。

淡黄色的窗帘，在日光灯的照射下发出太阳般温暖的光泽。桔黄色的桌椅，镜子一样明晃晃地可照清人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甜香皂味。哗哗水声像背景音乐，勾勒出一幅曼妙的图画。

陈芝兰躺在琴形的豪华浴池内优雅地濯洗着雪白圆润的身子，像一只白天鹅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清理自己的羽毛。

下午四点左右，她正在练功时接到了表哥胡立军的电话，说他已被县人大代表推荐为副县长候选人，要她无论如何做柴县长的工作，争取选上副县长。陈芝兰二话没说请了假，从表哥手中拿了两千元钱坐快巴赶到了市里，然后，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开了一个豪华单间。

陈芝兰是一个天生尤物。鹅蛋形的脸，光洁鲜嫩。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像从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清澈水潭，纯净迷人。笔直光洁的小鼻梁使她温柔中透出刚毅。两片薄薄的嘴唇，红渍渍的，好似沾露的鲜花，水灵诱人。嘴角稍稍向上弯着，脸上时刻荡漾着笑意。最叫绝的是她的一双小手。手指修长，嫩白的皮肤下清晰可见蠕动的青蓝色的血管，粉红色的指甲上涂上了一层无色的指甲油，发出幽幽的亮光。看上去，她的手有些骨感，握上去，却分明感到柔软、丰腴。就是这双小手改变了她的命运。两年前的一天，县艺术团到一个水利工地慰问演出，陈芝兰跳的是一个独舞，舞蹈中有几个“杨丽萍式”的孔雀开屏动作，看得工地指挥长柴民安眼睛直勾勾的。演出结束后，柴民安上台接见演员，当他握到陈芝兰那双如丝绸般润滑如海绵般柔软的小手时，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感觉。他在乡里任党委书记时，有一个副乡长懂点相面术。清闲时，柴民安借来有关书籍一看，不觉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相面、相手之类的书籍产生了兴趣。他悟性极高，按书上的识别方法，偶尔给人看面相、手相，常常说得八九不离十。他记得《麻衣神相真本》关于论手相的一段话：“手欲得软而滑净，筋骨不露，其白如玉，其直如干，其滑如苔，其软如绵者，富贵之人也。”柴民安当时读到这段话

时，心里曾叹息道：这样的手谁见过啊？而现在柴民安真真切切地握到了这样一双十分罕见的玉手，激动、幸福、嫉妒，甚至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让他不能自持。

陈芝兰是一个眼眨眉毛动的角色。柴民安异样的表情重重地叩击了她少女羞涩的心扉，心扉里囚禁着的一头小鹿惊扰得活蹦乱跳。两天后好奇心促使她从公务员联络手册上找到了柴民安的电话号码。接到陈芝兰的电话，柴民安感到莫名地惊喜。第二次见面时，陈芝兰就主动投入到了柴民安怀中。不知为什么，柴民安没有拒绝。

有人曾说过，爱情这东西就像是一副迷幻药，它可使聪明的人变愚蠢，也可使愚蠢的人变聪明。柴民安和陈芝兰之间当然很难产生爱情，在年龄上相差了二十多岁，在社会地位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今社会，人们对男女不正当关系的看法出现了双重标准。只要不在政坛上混，家里的黄脸婆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你就可以去找小情人，放心大胆地带着小情人去同朋友聚会，没有谁会指责你。在那样的场合，被指责讥笑的，恰恰是没有带情人的人。而一旦你身处政坛就不同了，认真起来，这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仅凭这一点，你头上的乌纱帽就有可能被摘除。这个厉害关系柴民安当然心里有数。但他却相信《麻衣神相真本》里说的，陈芝兰手软骨如绵囊，是“至富至贵”之相，跟她往来，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柴民安为自己的放纵或者说堕落找到了一个理由，他疯狂地享受陈芝兰柔软似绵，光洁如玉的身体。像一个吸毒的人迷上了海洛因，一天不见陈芝兰，心里就空空地像丢了魂。性爱的魔力让柴民安头脑时时处于亢奋状态。一见到陈芝兰，他就像一个老光棍见到了梦中的新娘，眼睛发亮，胸口咚咚咚地跳得惊天动地，血管里的血液也流得哗哗地响，思维就不由自主地有些紊乱。

浴池里的人造波浪把陈芝兰撩拨得春心荡漾。她正微闭着眼惬意地享受着，忽然“叮咚”一声门铃响了。陈芝兰爬了起来，她猜想，一定是柴民安到了。她用白色的浴巾随便包裹着身子走过去，她先朝猫眼里看了一下，果真是柴民安，便放心大胆地开了门。

门开了，柴民安见陈芝兰满脸春光、裹着浴巾站在眼前，身体内的原始欲望像燃点极低的汽油一样一触即燃，口里喃喃道“我的心肝”，张开铁臂紧紧地箍住了陈芝兰香软的玉体。

柴民安像一个醉汉，步履蹒跚喘着粗气，将陈芝兰横抱着扔在了宽大的席梦思床上。陈芝兰灵巧的双手似锋利的剪刀，三下五除二就将柴民安身上的衣服剥净，娇小玲珑的陈芝兰仿佛是面点师傅手下一团发酵好了的面粉，任由柴民安一双大手搓揉。柴民安青蛙一般匍伏在陈芝兰身上梦呓般喊道：“芝兰芝兰芝兰……”陈芝兰兴奋得“噢、噢”地叫唤，锋利的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柴民安肥实的后背中。

不到一泡尿的功夫，柴民安就软塌塌地趴在了陈芝兰身上。陈芝兰双手意犹未尽地在柴民安身上游走。

过了一会儿，陈芝兰柔声说：“安哥，你休息一下，我给你放洗澡水去。”

放好洗澡水，陈芝兰轻轻唤着“安哥！安哥！”柴民安有些费力地睁开眼，见陈芝兰一丝不挂地站在眼前，英武之气又油然而生。陈芝兰心疼地说：“安哥，你流了好多汗，快洗个澡吧。”

柴民安轻轻拧了一下陈芝兰的粉脸，微笑着说出了一幕著名话剧中的一句台词：“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妖精！”

他们双双躺在宽大的浴池中，柴民安这才正儿八经地与陈芝兰交谈起来。

“芝兰，你今天有点不正常，你发信息的时候，我正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本来我作报告时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可一看到你发的信息我就稳不住阵脚了，连忙草草收兵，心急火燎开车赶来。”

“我找你有急事呗。”陈芝兰娇嗔地说。

“有急事在县城开个房也可以，何必跑到市里来开房？”柴民安说。

陈芝兰用勾魂的大眼白了柴民安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是为你考虑，怕影响不好才来市里的。”

柴民安狐疑地盯着陈芝兰。乖巧的陈芝兰读懂了柴民安眼中的疑问，她嫣然一笑，说：“县里开人大会，将稍微好一点的宾馆、旅馆全包了，我到哪里去开好一点的房？如果随便开一个没有档次的房，让别人看到了怎么办？到时候影响的不是我，而是你。我想，既然我们有缘走到一起了，我就要分分秒秒为你着想，千万不要因为我毁了你的前途。”

陈芝兰一席话让柴民安如饮甘霖，他在她脸上“叭”的一声狠狠地亲了一口：“芝兰，你好通情达理，真是我的小心肝！”柴民安一只手指拨弄着陈芝兰草莓一样的乳头说：“你说说看，大老远的约我来，有什么事要我解决？”陈芝兰仰起头，双手搂住柴民安的脖子说：“县长大人真是聪明，我还真有一个事要麻烦你。”

陈芝兰说，马安乡党委书记胡立军是她的姨老表，已被县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为副县长候选人。胡立军在乡镇工作了十五年，当了四年党委书记，今年已三十九岁，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恐怕再难有机会往上爬了，希望他帮表哥一把。柴民安感到很吃惊，他想怎么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胡立军是她表哥呢？如果真是的话，胡立军又怎么知道他和陈芝兰的关系呢？除了胡立军知道他们的关系，还有多少人知道呢？柴民安越想越后怕，他故作镇静地问陈芝兰：“胡立军是怎么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陈芝兰虽是一个黄毛丫头，但跟随柴民安两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她知道政府官员最害怕“作风问题”。现在是换届选举的关键时期，如果谁抓住了谁的把柄，置人于死地那还不是小事一桩？想到这儿陈芝兰突然笑了，笑得柴民安一头雾水，心里有点发虚：“笑什么？你还没有回答我。”

陈芝兰说：“我们是亲戚经常走动，你是县长，我琢磨着什么时候你也许能给他帮上忙，我就跟他讲了。就这些。”

“真的就这些？”柴民安不安地问，“你没有讲明我们的关系？”

陈芝兰故作正经地说：“我怎么会那么傻？你要相信，我爱你就不会害你。”

柴民安突然觉得她成熟了。她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整天与艺术团那一群年轻伢妹子打情骂俏的小姑娘了。她不但懂风月，而且懂世故，甚至懂政治。他脑海中窜出一句流行的哲人睿语：好男人就是一所好学校。看来，陈芝兰在他的调教下已真正成为了一名知情达理的好学生。他说：“芝兰，我告诉你，这次选举副县长，组织上确定的候选人有五个，今天下午县人大代表联名又提了七个，加起来有十二个，可选举出来的副县长只有五个，难度太大了。再说，我也是候选人，怕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3

马安乡党委书记胡立军知道自己的表妹陈芝兰和县长柴民安的关系，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

那天，胡立军的母亲在乡下做六十大寿，打扮得新潮时髦的陈芝兰坐了一台乌黑发亮的小车也去了，并别出心裁地送了一个大花篮。花篮上贴上了两条红色绶带，右边的一条上写着：“祝姨妈永远年轻美丽”，左边的写着：“晚辈芝兰敬献”。

生日送花篮在城里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可到了农村，人们的认识却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只有对亡者才可送花篮。尤其是有几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对花篮指指点点，说：“哪个这么不谙事，一个大活人，送什么花篮？”这话恰好被芝兰听到，她杨柳腰一扭，气得跑到屋里嘤嘤地哭了起来。胡立军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给她做工作，劝她不要生气，说只要你姨妈没有意见任何人再有意见也是白搭。可是，陈芝兰听不进，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掏出手机就打电话：“安哥，你快派车来接我。”话刚说完“啪”地一声挂了手机。

胡立军满腹狐疑。芝兰叫的“安哥”是谁？为什么只说一句话没容对方开口就挂了机？

“芝兰，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你要回去我有车呀。”

“给谁打电话？”芝兰嘟着嘴，泪眼婆娑地说：“说出来吓死你！”

“哈，笑话，我大小也是一个乡党委书记，手里掌管着三万多人，大小场面也见过，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省长、市长，就是没见过吓死我的人。”

芝兰柳眉一扬，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见状胡立军越发要问个究竟：“乖妹妹，快告诉哥哥，安哥到底是谁？”

芝兰见表哥一脸讨好巴结的相儿，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她把玩着好看的双手，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轮，头也不抬地说：“你真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安哥就是你的顶头上司柴民安县长！”

胡立军仿佛遭了雷击一般，僵在那里。

“你看，把你吓坏了吧？”芝兰伸手亲昵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带着大姐姐的口吻说。

胡立军如从梦境中醒来，他从芝兰对柴县长的称呼以及她打电话时对柴县长的态度中猜到了什么，芝兰一定和柴县长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特殊关系。他小心地问：“你和柴县长认识多久了？”芝兰仍旧把玩着手甲指说：“你又不是公安局的，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胡立军满脸涨得通红，向来不谙世事只知道疯疯癫癫的可爱表妹在他眼中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胡立军顾虑重重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是说……”胡立军瞟了芝兰一眼，发现她根本没有注意他说话，只顾玩弄好看的手指甲。“哎呀！真急死人了！是说什么呀？”芝兰尖着嗓子高声说。“我是说，你这样做不好，真的不好。”胡立军费力地说，但意思没有说透。

芝兰是何等聪明的人儿，她完全听懂了表哥的意思。她抬头白了胡立军一眼说：“什么好不好的？我一个乡里妹子，一无关系，二无文凭，他能给我钱花，给我车坐，给我摆平很多事，他爱我，宠我，娇我，这就够了。满大街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他不找却偏偏看上我，证明他有眼光，我有福气。只有你们这些乡巴佬，见识短浅，看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

“嘀嘀……”这时，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刚送陈芝兰来的小车又

折了回来。芝兰跑出去马上又兴奋地跑了进来，对着仍在发呆的胡立军当胸就是一拳，一脸灿烂地说：“胡书记同志，什么时候用得着安哥时，只管吩咐表妹一声，我出面保证一炮两响。”芝兰像一只彩蝶轻盈地飞了出去。

胡立军紧跟着芝兰往外走，他一眼就认出了柴民安县长的小车。开车的师傅他认识，为避免尴尬，他站得远远的，看着小车溜烟地离开。

后来，胡立军想找机会好好跟芝兰谈谈，但他一直苦于不好开口，也就只好作罢。他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表妹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来！

人，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怪物。胡立军一方面从心底里反对表妹与柴县长保持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表妹的这种特殊关系，才促使他铁心参加副县长竞选。

早在一个月之前，他就授意本乡的县人大代表，到时候联名提请他参加副县长的竞选。为了联络感情，他借学习兄弟乡镇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的先进经验之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到他曾工作过的六个乡镇拜访县人大代表，有的送上两条烟，有的送上一双鞋，什么也不说，只说是来看望老同事、老朋友。同时，他还利用同学、朋友的关系给其他乡镇或县直单位的县人大代表打招呼，请他们喝茶、吃饭、打牌。

胡立军的竞选计划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对他来说，最担心的莫过于表妹那张嘴。为避免表妹口无遮拦，坏他大事，一直到他被县人大代表联名推荐出来才向表妹求助。个性张扬、豪气冲天的表妹自然不会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满口应允。为便于秘密联络，胡立军特别买了一张充值卡，这张卡只有他老婆及陈芝兰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第二章

4

清亮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宽大气派的棕色老板桌上，留下一块长方形的淡黄色印痕。粗看上去，很像一位印象派绘画大师随意创作的一幅水彩画。王一波双手抱拳将双臂放在“画”上面，手背渐渐被一种淡淡的、柔柔的温暖浸润，通过血液的传递，这种温暖不断变幻、积聚，便演生成了心地的一泓温馨。桌子的左上角，一盆碧绿的水仙静静地想着心事，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看上去几分妩媚，几分娇羞。

王一波把鼻子凑近水仙花，一缕青涩的清香沁入心脾，令他神清气爽。

“嘭嘭嘭。”

王一波转过身，看见县纪委书记包亚丽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

“嗨，王书记，你今天心情蛮不错呀！”包亚丽的语调甜润而柔和。

“水仙四季常青、典雅高洁，与众不同。”

王一波给包亚丽倒开水。包亚丽走上前去，从王一波手中接过茶杯说：“不必劳你大驾，我自己来。”

王一波坐在老板桌前，包亚丽在左前方的真皮沙发上坐下。

包亚丽的打扮令王一波眼前一亮。她上身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西装，里面白色衬衫的尖领翻到了西装上面，颜色对比鲜明又有层次感。下身穿的是一条浅蓝色的齐膝短裙。尖头皮鞋乌黑锃亮，鞋口的侧面，各有一个造型别致的白色金属标志。由于这个发着光泽的金属标志，使这双质量不错的皮鞋顿时生动、高贵起来。而这双光彩照人的皮鞋又使她滚圆、笔直的腿部充满了神秘感。王一波的目光像变焦镜头移到了她头部，只见她一头乌黑光亮的秀发从中分开，纹路清晰，发后用一条蓝底白花的丝巾束成了一个蝴蝶结。白皙、饱满的脸上，一双大眼仿佛两池

深不可测的泉水。

包亚丽双手捧着白色的茶杯一直微笑着望着王一波。她被王一波探照灯似的目光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站起身，不安地问王一波：“王书记，我这身打扮不适合吗？”

“不不，非常好，非常好！”王一波挥动着右手说。“一个政界女强人却有如此的高贵气质和女人味，确实少见。”

包亚丽想不到比自己年轻两岁的王书记竟会说出这么一句让任何女人听了都春心荡漾的话，带着自豪的口吻说：“王书记，不瞒你说，想当年本人读大学时是校花，走出社会到乡政府工作是乡花，到了县里，别人又封我县花。”

“哈哈，还别说，凭你的长相和气质，如果你不从政而在影视界发展，你一定能成为红遍中国的大明星！”

包亚丽是个很感性的人，王一波的赞美，拨动了她的心弦，心房里立刻开满了一朵朵娇艳欲滴的鲜花。

这时，秘书张德春走了进来，看见包亚丽，喊了一声：“包书记好！”径直将手中的文件夹放到了王一波的桌上：“王书记，这是刚刚收到的省委明传电报，请您看一下。”说完，又分别给包亚丽和王一波的杯中添上水走了出去。

王一波随手翻阅了一下明传电报，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抬头对包亚丽说：“亚丽书记，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汇报的。”

说着，包亚丽从随身携带的乳白色挎包中掏出一个折叠的档案袋。她说，昨天上午接到举报，县农资公司副经理娄大明在南疆办厂期间，贪污挪用公款三百万元。昨天下午，她派人到农资公司暗中作了初步调查，证实了举报的可靠性。

王一波感到震惊。他来东洞县的时间虽短，也听说了一些县农资公司巨额亏损的问题，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副经理胆大妄为，竟然贪污挪用达到三百万元之巨！王一波浓黑的剑眉皱了起来，仔细看了一遍举报